

# 灵界的歌声

我是在一本乏味的旧书中结识《德意志安魂曲》的，据说是勃拉姆斯悼念其母而作，那时的我不谙仙乐。当有十月的轻风吹拂其上，偶尔掀动的书页，似有亡灵在聆听无所不在的歌声。夜，张开巨大的羽翼隐去了河流、道路的来历与背景。

有形的世界悄然入睡，无形的世界开始苏醒。在高处，察看未知的眼睛与魂灵。

窗外，落花飞起。

此刻，也该有乐声响起。那是勃拉姆斯带着他的《德意志安魂曲》轻叩我的窗棂。哀婉、低泣的弦乐，在我的小屋弥散开去，一种无形也无名字的情绪，象白色的雾一样飘来，恰好符合勃拉姆斯圣乐的场景。又仿若一束由天际透来的光线，只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却又无法将它记录下来，这绝对又是你所熟悉的旋律。你只能梦见它，并轻轻地哼唱。只有真正地沉静下来，才能听到它，才能被它的光所照耀。

我如同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心怀渴望又胆怯颤栗，在黑暗中摸索着什么，想要赶走渐渐走近的魂灵。而勃拉姆斯的旋律又是那样的温柔，使你不能不随他一起走入圣灵的光辉。

灵界的歌声，从远方隐密的山谷传来……

“因为凡有血气的，都如衰草 / 所有他的枯容，都如草上之花 / 草会凋残，花会谢落 / 兄弟们啊，你们要忍耐 / 直到主来”。

草色葱茸，湮没的歌者的脚步与忧伤，这已不是抚慰亡者的歌声了。我有如走入一个行将倾圮的故园，草木犹

我从来不听交响乐，就象我从来不听京剧一样，有人说京剧是国粹，不听就是不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我还是不听；有人说交响乐是高雅艺术，不听就是庸俗、档次低、没文化，我还是不听。

有人沉醉于交响乐，如痴如狂，我不理解；有人花高价去音乐厅睡觉，我更不理解。我想我总比那种附庸风雅的人真实。

我和交响乐唯一的一次相遇，是在一家星级酒店的音乐厅里，朋友送我两张票并告诉我内含自助餐券，于是和老公一起大快朵颐了一番，觉得不好意思擦嘴就走，勉强坐在音乐厅里。音乐响起的时候，我感觉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肃、生硬、冗长，可是没有克来德曼钢琴曲的优美、曼妙，没有肯纳基萨克斯风的深情、感伤，没有陈美小提琴曲的火辣、热情、赏心悦目，既然我走不进那个被称为艺术殿堂的世界，为什么要强破自己伪装高雅呢？他高雅他的，我通俗我的，并水不犯河水！

心情烦躁的时候，我可以听听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内心便如水银泻地，光明而宁静；思念感伤的时候，我可以听听辛小琪的《味道》，内心澄澈如醉如痴；你有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有李宗盛的《真心英雄》，通俗音乐不乏英雄主义，更不乏哲理思考，不然去听听罗大佑的《子曰》。总之，我不和严肃音乐叫劲儿。

在，人事俱迁。印象中景物依稀可辨。我也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在园中静想。亡者只不过赶赴早已注定的道路了，他们的重量只是轻了，飘远了，我们本不必悲哀。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会和我们一样，吵架或思想，只是步态安详。勃拉姆斯这样告诉我。

可众生的仰望，依旧定格成远处不确定的景象。命运还是翻动手中巨大的骰子无情地覆盖他想覆盖的一切——村庄、树木、炊烟，辛劳而麻木的人群又听到悲凉地吟唱……

“主啊，求你让我知道生命何等短促 / 你使我的一生窄如手掌 / 我一生的时间如同虚无 / 主啊，如今我更何待 / 我的指望在于你。”

勃拉姆斯是作为连接灵界与生界的唯一使者，作为传奇世界的隐喻或象征，来到我的面前，让所有关于死亡永生的秘约曝光，让它们在阳光下反复歌唱，在黑夜的密雨中熠熠发光。

繁花无限。暮雨生凉。

这是告慰生者的安魂曲，它以瞑想的方式让死去的灵魄再次复活。勃拉姆斯，一如宽厚的长者，牵着我，倾听那美妙的歌声，顺着勃拉姆斯手指的方向，我望见了另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渴望，那已是留给生者的最后的恋歌。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个特定的场景。可勃拉姆斯远去了，带着他的圣歌。

是谁在深夜里呼喊我们的名字？除了张开迷惘的眼睛与蒙昧的心灵，我们还能做什么？勃拉姆斯胸中的那簇圣火从未熄灭，它穿过茫茫野地，领我走入那个虚拟的世界。而更虚妄的是我们对永恒的贪恋。风，擦亮一片目光与田野。乘起舟筏，我们的眼前还有一些光亮，会有勃拉姆斯引我们泅渡人生的暗夜。

是的，我确信……

# 其实我不懂你的心

文 / 李江

生命是最神圣、最尊严的，我们拥有了他就一定要尊重他，热爱他，不能因他人的存在而异化他。艺术是为生命服务的，是让生命自由、优美的存在，所以我虽然是乐盲，可是我的生命依然能享受音乐，而不用受形式上的高雅、严肃的教育、训斥，就象我不喜欢西装革履地正襟危坐，坐在音乐厅为自己是否鼓错了掌提心吊胆而喜欢边吃水果边躺在沙发上听自己放的音乐一样，我热爱自然、亲切、简约，讨厌一切严肃、沉重、复杂。

我也许有一天会热爱交响乐，那么他首先要放下架子，告诉我：“我是为了给你生命带来快乐而来的，你喜欢我或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与你个人的文化品位、修养无关，你怎样欣赏我是你的自由，我不会要求你在什么地方鼓掌、什么地方微笑，什么地方点头……”作为普通大众也决不会喜欢高高在上、心存不屑的艺术，交响乐，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需要我们互相走近的。

我想，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一定很多。